

31岁护鸟人三年救鸟超千只

青岛市陆生野生救护站员工刘粟讲述鸟类救护故事



轻盈的羽翼勾勒出自由的弧度，绚丽的冠羽巧妙装点着蔚蓝的天空，清丽婉转的啁啾传唱着自然生命的奇迹。鸟类既是人类文明历史的见证者，又是人类智慧与梦想的指引者，这一庞大的物种始终同人类同呼吸、共命运。然而，伤病、受困、迷途……意外之多，加之环境的变化，使得鸟类的生活动面临多重挑战。如何才能保护好这些遨游天际的精灵？在青岛，有这样一群护鸟者，为保护鸟类而四处奔波忙碌。近日，青岛市陆生野生救护站员工刘粟向记者讲述了鸟类救助的故事。



每次放归，刘粟都要借机给公众科普救护知识。受访者供图

人物名片

刘粟

年龄:31岁
身份:青岛市陆生野生救护站员工

“万物皆有灵，鸟类也是如此。”

你有故事，请联系我们
早报热线:82888000

心声

让我们和小动物和谐共存

虽然近年来，人们的保护意识在逐年提高，但类似的情况并不在少数：因为修理空调外机、粉刷外墙等人为活动损毁巢穴，让同一屋檐下生活的“小邻居们”无家可归。“很多人还是很难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野生动物，往往都是觉得好玩，或者是因为人们的利益，就以牺牲动物的自由甚至生命为代价，这种观点和做法是不可取的。每个生命都有生存的自由，同小动物们和谐共存，人类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。”刘粟说。

“我们见证过太多的不堪和死亡，网鸟、偷猎、违法饲养以及人类建筑和其他活动，都会造成鸟类伤亡，鸟类是脆弱的，一面玻璃、一根电线，都有可能成为致命威胁。看着这些受到人为伤害的小伙伴们，我经常在思考，人类究竟该如何与鸟类，以及其他野生动物共存？”刘粟告诉记者，他期待着未来人类的发展能够更好地评估对动物、甚至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。

一份热爱 一腔热忱 上千生命得以延续

“万物皆有灵，鸟类也是如此，虽然野生救助总是很忙碌很辛苦，但我很热爱自己的这份工作。”今年31岁的刘粟从事鸟类救护工作已三年有余，他在大学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，不过对鸟类的热爱让他迅速成长为专业的鸟类救助者。

“因为从小就喜欢动物，毕业以后我就进入了动物园工作。起初，我负责养鹦鹉，出于兴趣爱好，平常也经常观察鸟类，所以对鸟类的了解还是比较丰富的。”在照料鹦鹉的过程中，刘粟逐渐加深了对鸟类的了解，也乐在其中。“之前我就一直在关注动物保护的相关内容和话题，后来又在工作中接触到了青岛市陆生野生救护站的工作，觉得这件事特别有意义。”2021年，刘粟来到青岛森林野生动物世界工作，并正式成为一名野生动物救护者。

青岛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在这里所救护的动物绝大部分都是鸟类，所以救护站经常接到各种鸟类救护的求助。为了学习鸟类的救护知识，刘粟没少下功夫，不仅在网络上查阅资料系统学习基础救护知识，而且到处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和同行，还在救护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实战经验。不知不觉间，他已经成长为一名专业的救护者。三年来，刘粟和同事们接收处理了近千只鸟，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雕鸮、游隼和红隼等，成功放归各类动物两百余只。

一只白鹳 一次救助 惋惜背后深藏思考

“我仍然记得，三年前我曾救助过的那只东方白鹳。”刘粟告诉记者。2021年11月12日的中午，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“那是个休息日，同事告诉我我在崂山区有只大鸟需要救助，这只大鸟被热心市民送到了当地派出所，我观看了发来的视频，一眼认出这只需要救助的大鸟是东方白鹳。”刘粟对当初接到求助电话的情景记忆犹新。

“我的心当时就提了起来，因为我

曾在职业鸟类救助师张率老师的《那些我生命中的飞鸟》中读到过天津东方白鹳中毒事件，13只在生死线边缘挣扎的白鹳经过救助不仅恢复了健康，而且被成功放飞，那个时候我就被白鹳的神秘和美丽迷住了。张率老师曾多次为我的救护工作提供宝贵建议，所以确定这次需要救助的大鸟是东方白鹳后，我整个人马上就紧张起来了。”刘粟一边紧急联系当值兽医，一边用最快速度赶了过去。在派出所的院子里，只见这只美丽的大鸟安静地伏在地上，只有受到惊扰时才勉强扑腾几下，刘粟注意到它的右翅骨折，无力地耷拉着。

“东方白鹳这种大型鸟类是很难被控制的，在运输途中需要将它的翅膀固定，从而防止二次伤害。说来也很神奇，同事提出用麻袋固定这只东方白鹳骨折的右翅，但我拒绝了，二话没说便将它抱了起来。这只受伤的东方白鹳也没有挣扎，仿佛知道我们是在帮助它。”一个多小时转运路程偶有颠簸，白鹳受惊就会挣扎，刘粟始终紧紧抱着它，最后手脚都麻木了。

然而受伤的东方白鹳的情况并不乐观，检查结果显示，它的右翅尺桡骨开放性骨折，不得不当即手术对它进行截肢。按照救护的原则来说，非特殊情况下不能截肢，截肢就意味着从此剥夺了它的自由。但是在翅膀持续出血的情况下，大家不得不忍痛作出决定。手术持续了接近一个小时，望着还未苏醒的东方白鹳，刘粟不由地想，“东方白鹳实行的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，它的伴侣找不到它，应该会很难过吧？”

接下来的几天，几位救护者轮流照顾着受伤的东方白鹳：为了避免缺水，晚上给它补液；准备了各种食物，帮助它恢复进食，从而补充营养。虽然情况短暂好转，刘粟和同事们想了很多办法帮助这只东方白鹳缓解病情，不过还是无力阻止它的右翅伤情急剧恶化。加之因为右翅截肢后只能趴卧的原因，这只东方白鹳的右腿腿部肌肉严重退化，最终到了根本站不起来的程度。

“每次这只东方白鹳看见我们的时候，总是奋力扑腾着残缺的翅膀，却一次又一次狠狠地砸向地面，我总觉得

得它在说，‘看，我没事，我还能飞。’”刘粟和同事们尝试了各种方法，都无济于事。2021年11月19日15点，这只美丽的白色精灵永远地离开了。

“这只东方白鹳的身躯静静地躺在那里，可我觉得它飞走了，飞回那个属于它的地方了。”刘粟泪流不止，后来他总是会想起白鹳那双安静又美丽的眼睛，那抹洁白的身影总在提醒他，救助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。

一窝幼隼 一次放飞 希望救助能少一些

刘粟告诉记者，救护站也经常接到救助城市内栖居动物的请求。2021年6月22日，刘粟和同事们接收了四只绒毛尚未褪去的小红隼宝宝。因为工地施工拆迁，它们的父母不得不弃巢而去，多亏好心人将“小家伙们”及时送到了救护中心。

“当时是第一次遇见日龄这么小的红隼，我们都有点措手不及。救护它们的主要难点在于避免它们和人类产生‘印痕行为’，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影响。”刘粟和同事们用一个水盆模拟鸟巢的结构，将水盆固定在一个相对安全的高度，在周围搭上树枝，模拟鸟巢附近树枝伸展的环境，鼓励小家伙们做“离巢探索”。

“我们还打印了成体红隼的照片，在进行饲喂的时候要求饲养员用照片挡住脸，不允许说话和交谈，同时播放红隼乞食的音频。这些行为都是尽快给小家伙们建立‘我是红隼’的认知。”刘粟说。

随着小红隼们的快速成长，刘粟和同事们每天都忙着给小红隼捉知了和蚂蚱，还有负责捉老鼠的。这些都是红隼的日常食谱，通常是由父母传授的生存知识，而现在，这个过程只能由救护者们“代劳”。看着小家伙们羽翼渐丰，刘粟有一种“老父亲”的喜悦感。

在救护中心度过了55天的“幼儿园”生活之后，2021年8月14日早上，四个“小家伙”被放进了放飞专用纸箱里，它们跃跃欲试的飞翔渴望透过箱子的震动传递出来。随着箱子一个一个地打开，小红隼们重返蓝天，消失在天际。看着它们头也不回的背影，刘粟十分平静，“‘孩子’总有长大的一天，要学会适时放手，天空才是它们最理想的归宿，也希望未来这样的救助能够少一些。” 观海新闻/青岛早报记者 魏铤邦 见习记者 吴涵